

濫觴物語(III)

不可遺忘陳國榮所長對蘭藝的功勞

/ 劉黃崇德

台灣蘭藝文化歷史，應該要分成日據時代與光復後兩個階段來整理。本篇要探討的目的，在於光復後蘭藝風氣是如何興起的，起源在那裡？什麼原因促成等問題。

上篇曾提到「美齡蘭」及「士林園藝試驗所」，那麼關鍵人物就是第一任所長陳國榮先生。他是道地本行出身，留學法國的園藝博士。在那年代裡，算得上是社會菁英，是一位很踏實、有眼光、又很積極的人。原本士林試驗所的主要工作項目是柑桔，不過由陳博士上任之後，看上了洋蘭的發展前景，漸漸地轉移目標放在洋蘭身上，謀求有所進展。蘭藝文化起源在歐洲，若要植根蘭藝文化在台灣，與推動者的經歷應該是有關連性的。陳所長與當時的行政長官魏道明先生關係相當好，因此理想與主張能獲得認同與充分支持，不然有志難伸，也是徒然的。

有一則很有趣的故事，「米澤」氏應聘到士林工作，他的所有蘭花，也是由士林試驗所購進做為種源，昔時的洋蘭是那麼稀少又昂貴，但戰時



1948年於齊藤氏（前排右）蘭花園，陳國榮所長（前排左）及李金盛先生（後排左）

及戰後，人人都為三餐顧不了，那有閒暇種蘭花，因此買賣雙方按時價談好價碼就成交，一拍即合。大家知道，公家機關當然是有限的預算經費，只好跟賣主商量，暫付部份前款，餘額約定分期付款。那知台灣當時的經濟狀況是那麼糟，通貨膨脹速度是一日三市，令人無法想像，等到

約定時限，領到來的錢已經值不了多少，買不到多少米飯了。台北另有一家日本人蘭園「齊藤」，情形也是一樣，啞巴吃黃蓮，時代情勢如此，莫可奈何，自認倒楣的份兒。

從前的洋蘭都是靠發芽分株而繁殖，所以大花朵最美又豪華的複莖性嘉德麗雅蘭最被看好經濟產值，在Knudson配方尚未發表時代，小苗的無菌培養法尚不得要領，而有菌培養法的成功率又那麼低，想繁殖都是很費神又極慢，所以物稀為貴，比起現代的生物科技發展成為大眾化產品，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語。當時士林試驗所擁有這些洋蘭，尤其是號稱蘭花之王的嘉德麗雅蘭，的確值得驕傲。以前，英國在最強盛的時代裡，伊利莎白女王出現的場所，必然是配戴著純白色嘉德麗雅蘭胸花，第一是調和了女王習慣的服飾顏色，二來就是唯有這個花朵才能襯托出她雍容華貴的特質，而舉世也都有這樣的共識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在英國育出白色系Cattleya的革命性品種C.Bow Bells，當時德意志的飛機轟炸倫敦是那麼猛烈，而Bow寺院的鐘聲就是仍然那麼堅毅地天天響，振奮了民心，也象徵著大英帝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精神。而台灣的「美齡蘭」又何嘗不是有異曲同工之妙？

士林試驗所有這些洋蘭，蔣公與夫人選擇了士林建官邸，應可以說是因素之一，我們雖不能憑此肯定，但總容易使人有此聯想。不過值得一

提，夫人愛好洋蘭，認定洋蘭的貴氣，當然在台灣的高等社會層，連帶產生了熱衷洋蘭的風尚。饋贈禮品也是以洋蘭最會感動主人是不爭的事實，除非是上等的老顧客而預先訂貨才有辦法調達，否則市面上一般花店或花圃是看不到的。因此也刺激了有興趣而環境條件許可的一些人，投入了這門行業，動手栽培起洋蘭，風氣也就應運而生。

李金盛先生指出，時常光臨內惟李氏蘭園來選購比較高級蘭花品種的人物，諸如何應欽將軍，還有胡偉克將軍，此人是空軍出身，中英混血兒，擔任過空軍官校校長，也是蔣總統專機的駕駛，另外一銀董事長也是省議會議長的黃朝琴，華銀董事長劉啓光，曾經是日本貴族院台灣唯一議員的許丙，文學家的楊仲佐，板橋林家的林柏壽等社會賢達，也都是帶動培育洋蘭的先驅。

台灣的風土、氣候條件，是先天帶來的溫床，後天的這些因素與背景，加上了經濟奇蹟而繁榮，種種因緣際會也就形成了蘭藝文化的急速發展。民國41年與42年，接連兩年，「台灣阿嬤」(phal.amabilis) 在那風雲際會的美國大展覽會場，連奪兩次冠軍，也是陳國榮所長的傑作，當然也會激起大眾對蘭花的認識與信心。從此蘭藝文化就侵入社會各階層，稍具經濟能力與居住環境許可的人們，也就呼朋招伴的種起洋蘭了，最明顯的是當老師的族群，他們有的是知識與

→ 時間（寒暑假與例假日特別多），對於購買種源的金錢，絕對難不到他們，而且比較靈活的人，還可以當起副業，何樂而不為？

二次大戰結束，美國變成自由世界的盟主，而有幸在大戰當中，英國的大部分名貴蘭花母種，為避免戰禍摧殘與能源危機，差不多都疏散到美國接受保護，也導致美國的蘭藝文化順勢發揮了突飛猛進的成果。舉個例子，麥帥在管治日本的時期，美國大兵聖誕舞會所需的嘉德麗雅蘭胸花，一朵可以飆漲到日幣5佰圓，等於是高等文官半個月的薪俸，可以買到東京青山大道邊的半坪土地（後來這裡的地飆漲到1坪1億圓），這種刺激因素，你說不導致日本養蘭風氣的興盛？！世界的潮流如此，親近美國的中華民國當然也是這些文化潮流的受惠者。

總統蔣公的誕辰在秋季，夫人在春季，因此士林試驗所的春秋二季祝壽蘭展，通常都固定在此季節而含有週末假日，甚至建造了展覽專用的溫室，佈以自然景觀、魚池水流等等來增進濕潤等效果。筆者當時每季經常都代表「嘉義愛蘭會」押送會員的展品來參展，洋蘭、盆景，凡是奇花異草能吸引觀眾的作品都在列，並沒有評選給獎的制度，可是陳所長就是用心良苦，特別准許我們在展覽現場可以標價售賣，隨時給顧客帶回去。當然場面不得因此而寂寞，官方、民方都會想盡辦法補足景觀維持如常。遠從南部送花出展，那時候的交通條件

遠不如今日之便利，運輸只好靠鐵路，還好有個淡水支線，可以運至士林站而貨運三輪車可以搬進來。事實上，在運輸方面要做到花朵不受損而保持鮮度，也得費盡腦汁去思考對策。辦法總是想出來的，在展覽場所能使蘭花展現笑容，讓參觀的人能賞心悅目，就是我們最大的目的與使命，當然包括蔣公與夫人隨時隨地，有空都會散步進來欣賞。

蘭友們苦心養蘭，當然必要經濟上的回饋才能維持興趣與士氣的高昂，賣花的收入並不算什麼豐碩的財源，可是貼補資材費、種苗費等開支也不無小補。記得印象最深刻，就是西安事變的主角「張學良夫婦」，每次蘭展必然是常客，甚至光臨好幾趟而不厭倦，每次指點訂購亦不在少數，也許他移居台灣那段時日，不平衡的心理生活，蘭花可以給他心靈上的慰藉，是原因之一吧！當我們回家告訴蘭友，您種的蘭花被張學良買走了！出品人的表情總有點興奮與光榮的反應。

有了上述這些蘭藝文化的起源，也才能演化出來今天蘭花產業的國際化，至少陳國榮所長那時候的遠見與努力，值得吾人的緬懷與追思。偶而回想起昔日的點滴，我總是會自言自語的說，「謝謝您！陳所長」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賜教電話：05-2614141。 